

时光倒流七十年



蒋玉磊 制图

一个美国人在上海滩的传奇

◎丁骋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浙江财经学院金融学院副教授

复旦校园建筑历来有以捐款人冠名的传统,如叶耀耀楼、蔡冠深楼、子彬院、相辉堂等等。管理学院前年落成的新大楼名曰史带楼,那么是谁叫“史带”这个奇怪的名字呢?原来此人就是当今赫赫有名的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创始人、在上海外滩17号桂林大楼创业发家的美国人史带(C.V. Starr),他一度是上海滩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据悉,AIG以史带基金会的名义为复旦大学建造管理学院的新大楼捐助183万美元。新楼遂以美国国际集团创始人的名字命名,楼内最大的多功能报告厅还被冠以“友邦堂”。

今天总部在纽约松树街70号的国际性保险服务机构AIG,通过它旗下庞大的财产及人寿保险服务网络,服务全球130多个国家及地区,是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该集团在全美《财富》500强中位列第九,而在《福布斯》全球2000大企业



排名榜中,AIG仅次于花旗集团、通用电器,位列世界第三强。就是这么一家当今世界保险与金融服务领航者的金融机构,最早发端于旧上海的保险公司,它的创始人早年是来自美国流浪至上海滩的一个小混混。史带1892年出生在美国加州一个名为富特·布赖格的小镇,因其貌不扬,嘴歪肩斜,故得了一个“歪嘴史带”的绰号。史带早年当过记者,做过保险公司捕客,又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任小职员,因在一桩敲诈案中得罪了有背景的人,无法在美国立足,只好在1914年远涉重洋来到亚洲。起初在越南干猎象的行当,两年后接着一只破皮包来到了“冒险家乐园”上海。初来乍到,史带囊中空空,只好在四川路南京路转角口的屋顶“老虎窗”下倦栖安身。先在《字林西报》当记者,后又到美丰银行卖保险。史带的发迹与成名,或许是上海滩“一夜暴富”神话传说中的经典版。

凭着原来从事保险业务的底子,史带在美丰银行慢慢摸到了保险业的门道,也结识了更多的人脉关系。骨子里渗透着冒险天性的史带决心自己开设保险公司,在上海滩大干一场。在美丰银行老板雷文的帮助下,史带很快与美国几家保险公司订立了代理契约,于1919年底开设

了一家名为“美亚”的保险公司,专营中国业务,办公室就设在四川路南京路转角(后来的福利公司)。起初只是代理大美洲和五洲等少数几家美国保险公司的业务,进而代理英国大不列颠保险公司的业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美亚的业务不断扩大,实力逐渐增强。

1921年,史带创立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1951年更名为美国人寿保险公司),首次向中国人提供寿险产品及服务。1927年,羽翼渐丰的史带需要一处体面的办公大楼,于是搬到了外滩17号。这座大厦后来慢慢就成为史带的老巢,底层是友邦银行,三、四、五楼分别是美亚保险公司、友邦水火保险公司、四海保险公司(1948年更名为美国友邦保险公司AIA),八、九层分别是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和法美保险公司。史带通过这幢楼的保险公司再控制众多的中小华商保险公司,形成实力强大的保险集团。这使得桂林大楼成了外滩唯一以保险为主的大厦,也成了上海一个闻名世界的保险窗口。史带不再是原来那个歪嘴落魄的小混混,而是到处受人敬仰的“远东保险大王”。

1949年后,史带将他的企业迁往美国,慢慢地成长为世界知

名的保险公司,几乎在全球重要市场都设有它的分支机构。AIG的继任者也许是谨记了始祖的经营理念,深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因此很早就与新中国建立了良好关系。1980年美国国际集团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它是1949年以后首家与新中国接触的外资金融机构。此后AIG又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作成立中美保险公司,各占50%的股份,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1992年AIG在上海正式成立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成为首家在华经营寿险及非寿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公司。与中国的合作,它步步领先。

中国是个大市场,AIG所梦想的就是续写70年前史带在上海滩的传奇。因此,AIG的继任者始终不忘他们的“龙兴之地”,那就是中山东一路17号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难怪1996年,友邦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第一批抢滩上海,在选择办公地址时,首选就是桂林大楼,租期一订就是30年。1998年5月,美国友邦保险公司(AIA)得以重返旧址。如今人们信步外滩时,如果走进那座著名的大厦,你会有宛若时光倒流之感,跟黄浦江对岸的新世纪风景恰成绝妙的组合。

■斜阳芳草

■彼岸

数年前,我也在纳斯达克狂热过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 专栏作者 居美国达拉斯市

“历史会重复自己”,但许多时候,这种重复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超过人的一生,或者重复发生在不同的国度。因此,也就没有机会见证。幸运的是,有些人却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我便是其中幸运者,但见证的却是不幸的重复。

上世纪末,美国股市在互联网新经济的推动下连创新高,纳斯达克电子股票市场更是一举突破5000点,有人预计不需要多长时间,纳指就会超过道指。我当时正好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该公司以互联网技术开发电子商务软件,公司股票上市时十几美元,一年多后,股价就上升到几百美元,一千多人的公司,市场价值居然超过了通用汽车公司。

应该说,当时整个美国都感到了股市的滚烫,尤其是我们这些身在技术行业的人就更是与股市一起疯狂,每天都在股市买进卖出,朋友见面不谈别的,只谈股票,不谈年回报20%的投资目标,只谈两个月股票价格就翻番,不谈公司的市盈率,因为那些飞涨的股票,公司都没有开始盈利。许多人称,看自己股票的走向,45岁就会有足够的钱开始退休生活。

人就是这样,承认自己愚蠢的不多,许多时候的确会失去理智。当时,很多人相信股票有一天会向南走,但股市不久后真的向南、向南、一直向南。在本世纪初的时候,纳指降下去一大半,众多技术股的股价一落千丈,互联网泡沫破灭一文不值,最终破产。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我们这些曾经的纸上百万富翁大多都赔了,从此见面不再谈股票,即便过后又逐渐开始谈投资,但都不再提什么50岁退休以及两个月股票翻一番的事。如果有人提到年回报率10%的共同基金,大家都会感兴趣打听。虽然许多人在股市上都亏了本,但我们大都没有借钱炒股,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那就是真正的不幸结局了。

对此,读者应该知道我所说的历史重复了。那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沪深股市在某些方面重演了当年的美国股市。当然,不能不提的是,中国股市与美国股市区别非常大,比如美国股市不会有半夜提高印花税的事。我所说的重复,更多是中国股民心态和行为上在重复当年美国人的经历。

前些日子,与国内亲朋好友网上聊天或通电话时,总要提到股市,谈到投资理念,我满意平均年20%的回报,对方就会说,现在一股票就涨20%,或者说,两个月前看好一只股票,但没有买,结果那只股票已经翻了一番。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就想起几年前美国这边同样的谈话,当时也没有人瞧得起20%的回报率。本着那时候的经验,我总劝国内的亲朋好友守一些为好。我并非是不看好中国股市,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中国经济的带动下,中国股市前途非常好,中国也需要给普通投资者一个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长的证券市场。但我更相信长期投资,尽管我数年前的美国股市上有亏损,但我投资在共同基金上的退休金却一直在稳步增长,我认为中国的普通投资者也需要多考虑长期投资,其实,在满意20%年回报率的心态下,发展的经济和市场的未来远远超过20%的回报。

此外,中国的政府和立法机构也需要更加规范地管理证券市场,应该尽量避免突发事件,否则,一方面打击长期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更助长一些人的投机心理和行为。为了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中国需要能够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那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发达都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蔡立

深远顾问机构管理咨询顾问



永恒“时尚”意味着什么

■引玉集

地图箱包是在15年前设计推出的,到了现在它成了一种经典的产品,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理念、一种风格。

马丁尼的品牌是从创立马丁尼地图箱包开始的,因为他从那张古地图里找到了理念。所以,马丁尼一再讲,理念的创造和表达是非常重要的。人们总希望在过去的价值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找到灵魂深处的价值,找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价值,“产品设计给予人们最多的是一种灵魂力,生命力”,马丁尼说,这就是他现在和未来的设计理念。

我有点疑惑,现代人往往认为时尚意味着潮流与变化,时尚不是该顺应市场的要求吗?

马丁尼笑了,的确如此,很多人认为时尚就是更新,这也与做生意不矛盾,但却与他的理念背道而驰,他不想每6个月就把东西换一次,他设计的是可以在人们生活中长久保存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这与时尚相矛盾。因为不能创造一个新词,所以他只好继续沿用时尚这个词。但他想的是,人们应该找到自己的风格,如果你喜欢某样东西,这其实就说明了你的风格,请保

持它。

在时尚和市场之间,马丁尼毫不犹豫他认为应该是时尚引导市场,他说他的工作就是给人们建议和引导时尚。当然,不可能去改变市场的要求,但可以说“不”,可以拒绝。有些所谓的市场要求就是想赚大钱,马丁尼不愿意那样做。

Alviero Martini的产品属于奢侈品系列,那么,马丁尼是怎么理解时尚与奢侈品之间的关系呢?他说,通常意义上的时尚产品不可能是奢侈品,尤其是在现在,时尚甚至意味着便宜,意味着迅速被淘汰,而如果是奢侈品,如果价值内涵丰富,你就不可能经常性地去更换。在马丁尼眼中,有风格的产品才有可能成为奢侈品,因为它的保存价值很高。奢侈品要达到的目的是将你和别人区别开来,传递你独有的风格,而这是设计师应该尽力去追求的,设计师就应该张扬和突出客户的个性,千万不能抹杀客户的个性。

那么,对于时尚来说,永恒又意味着什么?

马丁尼一直强调他所生产的产品能够在世界上流传得很久,能够在市场上存活很长

■心雨

土拨鼠无法回地洞冬眠了

——全球变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后果吗?

每年2月2日,是北美地区的土拨鼠日(Groundhog Day)。传说,土拨鼠会在这天走出地洞,看看地上有没有自己的影子。如果天气晴朗,看到影子,表示冬天还会延续六周,土拨鼠就会再回地洞冬眠。可是今年异样的暖冬令土拨鼠们找不到自己的影子而大起疑惑。



◎张赐琪

社会学研究者 上海“东方讲坛”讲师

接踵而至,地球再次进入冰河世纪的恐怖情景……而几年前东南亚地震引发的海啸、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全球广泛发生的水灾则与电影中的景象竟不谋而合。

科学家在充分研究后发现,温室效应加速的全球气候变暖,是引发各地一系列气候灾害的祸首。包括霍金等在内的全球顶尖科学家,首次将全球变暖与核武器威胁相提并论,并列为当前人类文明存亡的最大威胁。霍金呼吁“启动全球抗暖化机制”。

在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基本上保持恒定。近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的几十年间,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和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远远超过以往的水平。人类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大量农田被征用建成城市和工厂,破坏了二氧化碳生成与转化的动态平衡,使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逐年增加,突破极限,遂使地球气温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因气温上升所致北极冰层溶化时,被封十几万年的“史前”致命病毒可能会重现天日,原本只发生在最低气温高于华氏16度以上地区的疟疾,向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传播,人类对此将全无免疫力。在英国北部的威尔士,最近出现了非洲北部才有的蚊子。据全球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估报告称,到2010年,全世界60%的人口将生活在疟疾传播地区,许多致命的热带疾病也将频频光顾亚热带和温带的人群。

危险已然迫近。可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远非当代人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为追求财富和GDP高速增长,汲汲于当下利益的,很难对他人痛苦、地球未来有动于衷且有所担当——这是比全球变暖更为可怕的。

前几天无锡闹水荒。因太湖水体污染而疯长的蓝藻,在满城传递着腐臭和恐慌的信息。不禁使我想起《出埃及记》中的描述:上帝为救赎他的子民脱离罪恶的辖制和奴役,连降天灾和瘟疫,使大河之水呈现一片血色!埃及人跪地长啸,已无水可饮……

但愿这一次的“水荒”能唤起更多人的良知和参与环保的用心。

自由与权力的边界

■边上人语

在自己家中看所谓“黄碟”这些问题如果较起真来,可以说它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小视不行。显而易见,警察的越界错误行为,伤害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弱势的个人。我认为,这种越界的错误行为,才是值得大家认真检讨、警惕的。

当然,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情况。注资改革前的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曾经是制造坏账的超级玩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行长的权力边界模糊不清,或者说故意越权行为太多。在国际上的大银行中,对某一笔贷款投资是否发放,行长除了监督权,是没有话语权、投票权和决策权的,是否发放,由专门的评审决策委员会讨论、投票决定。而在我们的国有银行,行长往往过问、参与,操纵贷款的立项、评估和决策,所谓集体决策往往流于形式,往往成为行长个人独断的幌子、招牌。

从宏观上看,行长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国有官营银行体制、国有官营企业体制和政府体制带来的,两者是毛与皮的关系。所以要解决行乱放贷款的痼疾,必须对银行、国企和政府管理体制作根本性改革。这几年,国有银行股份

制改造成就小,国企体制和政府管理没有不小的改革。但是,有些改革,比如国资委的设立和运作,宣称“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就颇令人不安。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性与生俱来,谁来管理、经营,谁来享有,尤其是谁为它的损失承担个人责任,都是不易解决的难题。过去学者们常说,国有企业“主人翁”是“主人翁”,其实这话还讲得很不完整。实际情况是,国有企业受益者很容易找到,而责任人很难寻觅。如果某个国有企业出了丑闻,比如国有资产流失,追查起责任人来,往往是猪八戒打妖怪——追来打去到最后只见到一股烟,或一只绣花鞋什么的。这方面的案例多去了。

国家审计署2004年6月发布审计报告,披露省部级高官高严在主管原国家电力总公司期间,公司“损益不实情况比较

◎胡飞雷

职业投资人 自由撰稿人 居河南平顶山市



严重,累计少计利润78亿元。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决策失误,公司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涉及金额78.4亿元,其中因个别领导人违反决策程序或擅自决策造成的损失或潜在损失32.8亿元,占42%”。还有报道说:“1999年至2001年,高严多次去上海‘治病’,为追求享受和私生活活动方便,他要求下属公司为其在高级宾馆租房,每天食宿费高达1万元,共花费84万余元。

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美差,谁都想干,而承担责任的人却难寻觅。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狗熊,社会资产的国有官营体制最容易造就浑水摸鱼的家伙,国有资产容易被攫取掠夺,乃是天生的,而愿意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人,却需要靠后天培养,且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

我们任重而道远!